

中华古典美学 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根基

□陈美霞 刘小新

华文文学是华人移民海外之后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的文字结晶。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古典美学关系密切。博大精深的中华古典美学,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华文文学创新发展的宝藏。海外华文文学以文明交流互鉴方式促进中华古典美学创新发展,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汇入中国式现代化。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古典美学重要传承力量和传播载体。海外华文文学是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生命历程的感性呈现,是融合中华古典美学与当代审美追求的感性形式。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华文文学在意象创造、意境营造、表现形式等方面继承了中华古典美学的典型特征。海外华文作家远离祖国,在异质文化氛围中更容易感受中华古典美学的魅力。中华古典美学中“天人合一”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宇宙理想。新加坡诗人王润华诗歌学法王维、崇尚老庄。王润华的《牧牛》通过寻牛、牧牛、骑牛、忘牛等一系列过程,勾画了一幅自然古朴的田园牧歌图,内蕴着隐逸的庄禅的古典美学意味。海外华文作家延续了中华古典美学“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华文文学深受中国古典美学影响,在艺术形式上同样追求意境美感。海外华文作家漂泊异域,多重生活体验融合于作品之中,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儒家的人世情怀,也有庄禅的空灵智慧。欧华作家林涓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学基因。林涓用现代生命意识唤醒人们对自然的亲和、热爱与敬畏,用一种东方式的古典表达思维,重绘文字世

界里万物有灵的谦卑的奇妙因果。林涓把外在世界的探索与自我内心的审视相互融合,以现代思辨色彩的人生体验与中华传统的道家玄学、佛禅文化相结合,营造出深邃悠远的富含古典理趣的文本意境。身处异国他乡,民族文化是海外华文作家确认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林涓作品有着鲜明的海外移民群体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特质。林涓作品融合自身跨越不同文明的体验思考和中西方文化交汇下的价值困惑与文明杂糅特质。林涓小说《天望》的中华海神妈祖信仰与西方宗教信仰交相辉映,中西不同文明之间的生活方式、信仰习俗、价值观念有着极大差异,但是小说人物克服重重困难,婚姻生活得以维持。《天望》既是中西文化交融、文明互鉴视野下的人性故事,也是华人在异国他乡经历重重困难挫折,以中华传统文化自渡,以文明互鉴方式实现自我成长、自我更新的故事。

中华古典美学的审美本体论系统是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意象派诗人庞德并不讳言自身的意象创造手法乃学习中国古典诗学。华文作家身居异国他乡,为了维持身份认同,保存民族文化命脉,尤其注重中华古典美学保护、延续与传播。中华古典美学伴随海外作家的家学渊源与生命历程,花果飘零、灵根自植于异域他邦。中国古典诗学意象伴随着海外诗人诗作而在异国他乡传播、再生。例如,菲律宾华诗人云鹤诗作中有着“落花”“晚钟”“琴声”“夕阳”“暮色”等古典诗词意象,伴随着云鹤诗作在东南亚的传播、

阅读,中国古典美学也随之传播海外、乃至落地生根。中华古典美学渐渐融入海外华文诗人诗作,与所在国文化叠加生成特定的美学情境与感觉结构。不少海外华文作家融古典意象于现代人生,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多重生命故事与身份感觉,推动中华古典美学海外传播。除了古典意象,中国式文化符号也是承载中华古典美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异国离散、他乡漂泊,“龙”“炎帝”“屈原”等中国文化符号伴随华文文学海外接受而广泛流传。毋庸置疑,华文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接受、阅读过程,也是中华古典美学不断向外辐射、发生作用的历程。易言之,海外华文文学凝结着丰厚的中华古典美学因子,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出海的重要媒介,是向世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性形式。

海外华文文学以文明互鉴方式促进中华古典美学创新发展。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祖国与移居国之间双重跨域的经验建构,从而自带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特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具有中外多重生命经验与生活历练,华文文学也就凝结着作者多重跨域的身份烙印与文化记忆,从而包含着不同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而生成的文明主体间性表征。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的小说《流俗地》中小说人物分别有着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与马来西亚当地文明背景,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人群的差异、选择、矛盾与冲突,也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印度传说中,象头人身的迦尼萨是智

慧之神,有四条手臂却断了一根右牙,折断的右牙代表为人类做的牺牲。拉祖母亲迪普蒂视聪慧眼盲的银霞为迦尼萨大神眷爱的孩子。小说主人公盲女银霞从印度文明迦尼萨大神传说中获得身体残缺的救赎。

华人经历世界文明洗礼重生的过程,也是文明互鉴视野下中华文化的自我转化与重新激活。世界华文文学既是华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图景与生活经验的表征,也以充满文明互鉴特质的感性形式,促进中华古典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海外华文文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审美想象汇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学潮流。海外华文作家以文学书写怀旧情绪与在地见闻,叙述多重跨域的文明间性故事,以诗抒情的感性形式身体力行地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华古典美学“天下大同”“和为贵”的思想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书写,从而使华文文学以其丰厚的中华古典文化滋养,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美学担当。海外华文文学富含中华古典美学智慧,天然具有“大同诗学”的意味,同时与海外作家所在国的“地方知识”有一种无形张力。海外华文文学以中华性/文学中华/美学中国为基础,充分彰显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华文化属性。海外华文文学汲取中华古典美学精髓,以叙事形式与抒情实践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作者陈美霞系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小新系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茶香花影里的文史哲

——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朵拉散文集《把春天卷起来》

□王茹

说起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朵拉的名字不得不提。这位把写作当成毕生志业的女作家,迄今已经出版了52部个人作品。文化、历史与哲思,都是她思索和写作的主体内容。2023年底,朵拉出版了兼具优雅与深度的散文集《把春天卷起来》。

这部作品是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极光”世界华文散文丛书中的一部。同为女性,我喜欢这书中优雅柔美的文字,更爱其中娓娓道来的历史文化以及不时闪现的智慧之光。朵拉这部作品并不短,文字有15万多字。全书分为两辑,第一辑“人间有味”,描写了很多美食,还有茶、咖啡等饮品;第二辑“犹有余韵”基本写花,各种品类的花,只要是美丽的、令人心动的,朵拉都对之倾情赞美。读完整本书,余韵芬芳,令人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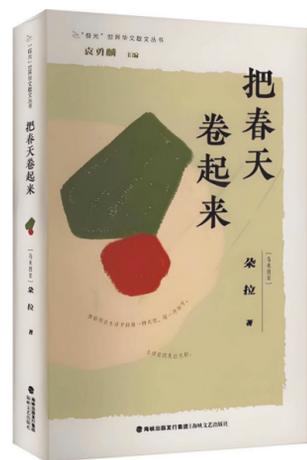
美食背后有真章

朵拉不仅仅是在描绘饮食,她还深入挖掘其后隐藏的种种文化、历史与哲思。在《咖啡传奇》一文中,朵拉梳理了咖啡馆的前世今生,欧洲最著名的两大咖啡馆文化聚集地——维也纳的沙特尔咖啡馆和巴黎的左岸咖啡馆。无数著名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社会名流都曾成为座上客,如茨威格、波伏娃、萨特、海明威、加缪、毕加索、阿兰·德龙、简·方达、碧姬·芭铎等等。我国台湾也有相似的咖啡馆,柏杨、陈映真、白先勇、陈若曦、黄春明、三毛等名家皆为常客,因此被称为“明星咖啡馆”。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流连于咖啡馆?“去咖啡馆的人就是那些喜爱寂寞又不愿孤独的人,想要独自待着,却又希望周围有不相干的人陪伴。”这是一种巧妙的解答。朵拉称这种行为是“在人群中寻找静谧”。或许这就是咖啡馆长盛不衰的秘诀。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奇妙无比的动物,要自由要独立,又又要有人陪伴,但还需保持一定距离。一篇散文,不啻为一篇咖啡馆的小史,也可说是解读人类心灵深处种种奥秘的钥匙。

茶,乃是朵拉的心爱之物。书中有三篇文章皆写茶,可见其在作家心中不可小觑的分量。读过这些文章,便会知晓华人对茶的喜好中还蕴含着对于祖国深深的眷恋与思念。朵拉在散文中追溯了英国下午茶的历史,也描绘了独具特色的槟城下午茶,但重点讲述的还是中国茶。作家的祖父,当年带着中国茶来到人生地疏的南洋打拼,无论处于何地,每天都少不了那一壶地道的“铁罗汉”茶。茶,可消融祖父对故乡的渴念。朵拉年幼时即受到祖辈的影响,喝着中国的茶慢慢长大。她对陆羽的《茶经》、张岱的《陶庵梦忆》以及《红楼梦》中的各种茶器、煮茶用水以及各式茶叶如数家珍,更能分辨水仙、肉桂、大红袍,以及白茶和铁观音,俨然一位品茶大师。喝茶时兼看中国的诗书,从唐代白居易的“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宋代陆游的“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直到鲁迅的“有好茶喝,会喝好茶”,周作人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朵拉中国文学的底蕴堪称深厚矣。她描述自身的饮茶趣事,小时候饮茶如同牛饮,长大后才开始追求精致的饮茶仪式,而成熟后的今天,又恢复了以往简约的读书与喝茶。年少时的简单,是懵懂不知的率真,今日的简单,则是返璞归真的睿智。一杯茶,从小小女孩饮到知性女作家,人生百味,皆在茶中。

朵拉散文新著,第一辑为“人间有味”,其中自然有大量篇幅描述各种美味食品。作者并不单纯叙述美味,更注重发掘与美味相关的饮食文化。如《青木瓜之味》,由青木瓜联想到电影《青木瓜之味》,更由此追溯了越南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将近两千年的渊源。1951年的越南电影中,高处在显眼中国文化的痕迹:佛堂、二胡、筷子、青花瓷、工笔仕女图……彰显了作者对东南亚文化特质的熟稔与领悟。

《秋刀鱼之味》篇名则取自日本电影《秋刀鱼之味》,这篇散文中,朵拉深



《把春天卷起来》,朵拉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

入剖析了日本料理的精髓:重视味觉只是基础,还要追求“色、香、味、器”的和谐统一。日本人爱鱼,秋刀鱼必不可少。朵拉提及一篇网文:“日本一网友买煤炭自杀,又因为便宜把秋刀鱼也买了,瞬间又觉得生活美好了。”秋刀鱼的美味竟救了一条人命。日本文化存在崇尚自杀这一面向,日本民众却也爱秋刀鱼,这二者相遇时,竟是秋刀鱼战胜了自杀,耐人寻味。

有研究者认为,朵拉写美食,“并不止于口舌之快,而是饶有兴致地探寻每一份美食背后的烹制过程、历史典故和文化内涵”。确实如此,美食在朵拉笔下,不仅其前世今生显露无遗,而且还被全方位、立体式地呈现出来,其中更融入了丰富而深厚的思想理念。

一树一花里看世界

第二辑“犹有余韵”中,朵拉浓墨重彩描绘了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美好之物:花。朵拉爱花,以至于她的笔名中

的“朵”字就容易使人联想到花。

开篇《在家赏花》,朵拉描写的是开着槟城行道树“悦榕”开出的黄金花。“生命仅一日的黄金花,随着风吹一起徐徐飘洒下来,在空中细细碎碎地轻盈飞舞……”多么美丽曼妙的花影。这花并不因为只开一日就怠慢自己,而是攒足能量在这一天喷发出所有生命中的灿烂,朵拉把它称之为“洒脱”的花。朵拉写道:“花开时分,树上充满无声的喧闹和璀璨,花落时分,赏花的人尽管无法处之泰然也不惊悚,却有淡淡的凄侧和惆怅……生命的周转,莫不如是。”从欣赏一树花开到思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作者虽身处家乡,思绪却飘飞万里。

《叶之美》一篇中,朵拉引用了中国作家章武写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用一片美丽的叶子连通起中、日、马三国的艺术家。朵拉自身也是画家,她画的是中国的水墨画。懂画的作家更容易打通各个艺术形式之间的壁垒,细细品味一纸画,从中也能悟出哲理。她写道:“艺术有一种力量,让人的心柔软,让充满残缺的人生更加丰富和美丽,也让生命中的苦难和不幸的伤口,逐渐愈合。”中国人常常以艺术家只有经历过磨难,才能创作出更伟大的作品,殊不知,艺术品本身就是艺术家们治愈自己的良药。

朵拉酷爱中国,对于她的祖籍地福建更是青睐有加。在福州,有一次朵拉和我一起商场里看到了一种美丽如绣球般,又深蓝绛紫粉白翠绿色彩缤纷的花,我们好一通赞叹。时间一过,我早已将这些花抛诸脑后,哪知朵拉如此有心,竟特意上网去搜索,查出这花原来叫紫阳花。文学中的紫阳花,朵拉从白居易的“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到《万叶集》中的短歌“无奈紫阳花色变,迷乱在心间”,从小林一茶与正冈子规的俳句再到日本当代作家渡边淳一的《紫阳花日记》都娓娓道来,把紫阳花色彩的善变与人心的善变加以对照,花中看世界,花中悟哲理,使文章更加耐读与厚重。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是一对双生子,一事两面,是处理历史记忆的不同方式。历史叙事要处理的是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事件和人物,文学叙事要处理的则是这些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历史叙事是去个人化的,文学叙事却依赖于个人化。它只能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介入历史,而历史也只是展开个人命运的舞台和背景。历史叙事又是求实的,而文学叙事则求虚,虚构之虚。虽说历史叙事也是一种建构,而文学叙事更源自作家的想象,是作家主观想象的产物。只是这种想象又必须虚中有实,虚实结合,人物和生活都是可以触摸的。

旅美华文作家顾艳的《荻港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犹如一部以时间为经、个人命运为纬的编年史。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如长江大河,可谓波澜壮阔、汹涌澎湃,宏大叙事层出不穷,给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何处理这样的历史记忆,对作家是一种挑战。

顾艳的小说叙事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它始于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故事的主人公许长根和他的老朋友迪杰卡的思绪同时回到了从前。许长根是一位百岁老人,迪杰卡是一只衰老的狗,也是一只忠诚的狗。正当盛夏酷暑之际,没人愿意听一位百岁老人的絮叨,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向他的“老伙计”倾诉。他的倾诉几乎涉及到20世纪发生过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但他是以亲身参与者的身份讲述大历史中一个小人物的情感经历和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这个叫许长根的人,遂成为近百年中国历史的一个活的见证。他就像太阳底下的一粒微尘,其中所记载的他的人生经历,折射了百年历史的丰富与复杂,荒诞与诡异。

许长根的故事开始于1918年。这一年他虚岁13岁。他记忆中的第一件事,竟以欧战结束、德、奥战败,举家欢庆为起点。很快,他就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他浸染于其中,从而奠定了一生的精神底色。后来他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无非是这种精神底色合乎逻辑的扩展。此后则历尽苦难,备尝艰辛,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我想起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段话,似乎是许长根一生的真实写照:“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许长根的一生都说明,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君子达人。

作者有雄心要以许长根的个人经历为20世纪的历史抒写一部挽歌或悲歌,那么,在她的笔下一定会注意到历史的善意的一面,以及历史的残酷的一面。所谓善意的一面,表现为许长根寿命之长,享有五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并且经历了历史过程中所能经历的一切,情感体验之丰富无与伦比。作者太钟爱这个人了,在每个历史节点上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当然也就难逃历史的残酷。这不仅表现为爱人、亲人、挚友以各种方式离开人世,还表现为他所承受的坎坷与煎熬。作者在这里所呈现的历史中新与旧、正与邪、善与恶的冲突和较量,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伦理的方方面面。整部小说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广阔而丰富的。

这部小说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作者在叙事中有意无意地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下的时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叙述方式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内容,给阅读带来许多乐趣,也为叙事的真实性提供了某种必要的支持。首先,荻港村实有其地,就坐落在湖州的运河边上。而小说中写到历史上的许多名人,比如他的国文老师夏可尊先生,我们也不陌生,读起来就很亲切。又比如后来成为上海著名民族资本家的章荣初,是他的发小,如果不是父亲逼他去考学,他本来是想与章荣初一起到上海当学徒的。这里还有地质学家章鸿钊,中国近代史专家章开沅,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先驱邱望湘、陈啸空,外交家章祖申与瑞典王子罗伯特·章,中国著名矿物学、晶体学家章元龙,以及“赤脚财神”朱五楼,中美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吴厚贞,等等,这些都助于增强小说的真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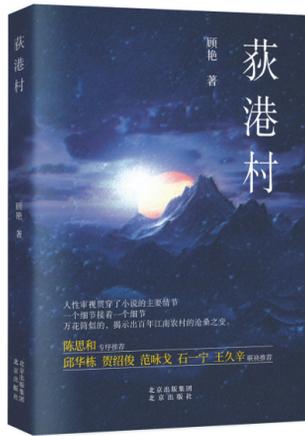
这部小说既以许长根的自述为结构线索,我们便只能通过许长根的叙述来认识小说中的人物群像。我们得庆幸许长根直到晚年仍保持着强大的记忆力,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生命历程中曾经遭遇的人,他都能娓娓道来,表现得活灵活现,如在目前。许长根是有绘画功底,这也体现在他对人物的描绘刻画中。有时是工笔细描,纤毫毕现,有时则是写意取神,寥寥数笔。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女人,我们很难历数与许长根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但每一个都写得入木三分,惊天动地。尤其是陪伴他走到最后的傻傻,那种爱恨交织的情感,浓得化不开,至死不渝,鬼神亦为之感动。最后不能不提及迪杰卡和那只神秘的山鹿,作者写得出神入化,成为小说中靓丽的一笔。

(作者系文学批评家)

百年沧桑细细说

□解玺璋

——读旅美华文顾艳《荻港村》



《荻港村》,顾艳著,北京出版社,2024年7月



华裔画家孙昌苗绘画作品

华馨